



# 麋鹿

刊头摄影:杨国美  
题字:赵守阳

## 心灵深处

## 淮剧乡音

○孙雯

爷爷爱听淮剧,父亲也爱听淮剧。

爷爷出生在青墩镇乡下的龙灶河边。一个小小的收音机,是小老头的心头好,咿呀呀传来淮剧的唱腔,跟着他走过每块庄稼地。几时的我,听不懂淮剧,只觉得小老头那刺啦啦直响的收音机有些许聒噪。

父亲十多岁时,凌晨三点从家中出发,拎着攒的几十个鸡蛋一路走到人民公园附近来卖,大概能挣个六七块钱。每每说到那样的日子,父亲的眼中总是闪着光。后来父亲成了市钢铁厂的一名炉前工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在钢铁厂上班的父亲年轻帅气,当时盐阜大众报记者到厂里采访,见报的新闻照片是父亲的工作瞬间。父亲是我们家第一个登上报纸的人。他小心翼翼地剪下照片,夹在相册里。过年前夕,领了工资,父亲给家里添置了一个大音响。记得那年腊月掸尘时,父母在忙碌,我在门前玩耍。新买的大音响里放着《牙痕记》,父亲一边擦窗户,一边跟着哼唱。音响的效果,比爷爷刺啦啦的收音机好多了,但

我听不懂,也不喜欢听。

父亲的骄傲,在29岁那年戛然而止,那是1996年的一天,父亲烫伤了。母亲带我去医院看望父亲时,白净帅气的父亲脸上身上裹满了纱布,头顶还少了一片头发。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。就是那小小的一步,父亲哭了,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。病床旁的桌子上,爷爷带来了他的收音机,咿呀呀唱着他们父子俩喜欢的淮剧,从《秦香莲》唱到《赵五娘》,又唱到《哑女告状》。小老头沉默寡言一辈子,不会安慰人,只能一遍遍放着淮剧,抚慰儿子心头的创伤。

爷爷唯一一次离开农村,是在我盐中读高三的时候。那时,住校的我长期失眠。父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,母亲在镇上上班,每天下班很迟,父亲只得请爷爷陪读。在城里的日子,爷爷一直很局促。为了打发时间,父亲给爷爷送来了影碟机和许多淮剧光盘。小老头窝在床上,怕吵到我不敢打开声音,只能盯着电视屏幕,听着“无声”淮剧。后来,靠着这些淮剧,小老头在城里有了一群朋友。大院子里陪读的爷爷奶奶聚到小老头的房间,一起听淮剧,一起拉家常。一次放学

后,被我撞到了。于是,爷爷的淮剧茶话会再也没有开过。临近高考时,父亲接替了爷爷。小老头回到乡下后,时常念叨那些城里的淮剧票友,又悄悄坐上公交车,来找他们听了一回淮剧。后来我高中毕业了,曾经租住的大院子也拆了,成了美食一条街,陪读的淮剧票友也一一回到了自己的老家。爷爷在城里的朋友,全部弄丢了。

工作后,晚上我经常陪父亲散步。有一天,突然发现街头小广场上搭起了戏台子,凑过去一看,哟,在唱淮剧。我和父亲坐在台下,听着熟悉的《赵五娘》,竟别有一番风味。后来农田转包出去了,爷爷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搬进新农村。如今再回老家时,看着大门紧锁,不用猜,他肯定在乡村大舞台。我的爷爷,八十岁健壮的小老头,终于不用等到过节谁家请戏班子,不用守着刺啦啦的收音机,就能时常听到他爱的淮剧了。

再后来,江苏省淮剧团带着淮剧《小镇》走进校园。剧场里,我和学生们一起听淮剧。不似我儿时的不耐烦,孩子们竟听得津津有味。一曲唱罢,淮剧团的老师要挑几位小朋友上台互动。孩子们争先

恐后地举手。有幸上台的小朋友,穿上水袖,经过现场指导,一提一甩,有模有样。淮剧团的老师教唱了几句淮剧,台上台下的孩子们,学得认真极了。

后来啊,我的父亲,也成了爷爷。我和先生工作繁忙,他摸索着带大了我的两个孩子。在日复一日的带娃生活中,打开手机,争分夺秒听半曲淮剧是他的唯一爱好。闲暇时,我曾和家人去九老口的淮剧小镇,找个茶馆坐下来,只等那一开锣,听一出淮剧。父亲听得极其认真,时不时点评一番。而我那不会说方言、听不懂淮剧的小女儿,往爷爷怀里一扑,听得津津有味。

有一天,我带着儿子在福裕路边的小公园玩耍时,一抬头,看见墙上的标语写着:千里淮剧满乡音。不禁感慨万千,我的爷爷,不会说普通话的小老头,爱了一辈子淮剧。我的父亲,普通话不标准的小老头,爱了一辈子淮剧。我的孩子,只会说普通话的小娃娃,在校园里也听上了淮剧。

千里淮剧,满乡音。淮剧千里,满乡音。每一代人,都有属于自己的淮剧。

## 心香一瓣

## 竹篾上的夏影

○黄爱荣

对竹篾的记忆,已经是四十年前的的事了。

竹篾铺在堂屋的窗边。老式的那种,篾条泛着经年的黄,边缘被磨得油亮,有几处已经断裂,用细麻绳仔细地缠着。那是父亲多年前从集市上背回来的,花了十三块钱。

我躺上去,脊背立刻感到一丝凉意透过薄衫慢慢渗入皮肤。

那时的天蓝得透亮,仿佛能碎裂。云很淡,几片云彩半悬在空中,白得晃眼。在这样的天空下,连麻雀都显得聒噪。风来时,竹篾的缝隙发出细微的响动。我翻身时虽然很轻,可竹篾还是咯吱作响,像是老人在磨牙。

母亲捧来用井水浸过的西瓜,刀切下去,“咔嚓”一声,便露出红瓤黑籽,惹得人垂涎欲滴。冰凉的西瓜捧在手里,咬一口,甜腻的汁水才慢慢顺着手腕淌下,痒痒的。母亲急忙递过毛巾,怕汁水滴在竹篾上。

父亲摇着一把蒲扇,扇柄被磨得发亮,絮叨起往事:“那时候没电扇,没空调,就靠一把扇子、一张竹床熬过夏天……”

傍晚,西边的云烧得通红,染红了整片砖墙。

母亲煮的绿豆汤盛在铝锅里,汤面上浮着几粒煮开的豆皮。我盛了一碗,急忙喝上一口,差点烫了舌头。母亲望着远处的晚霞说“慢点”,手里的蒲扇还在摇,节奏均匀。

夜色临近时,竹篾被搬到门前空旷的场地上。此时,竹篾渐渐凉下来,星星一个个亮起,微弱得像没擦干净的玻璃上残留的水痕。蚊子来了,在耳边嗡嗡叫。我挥手拍一下,没打中,手背拍在竹篾上,硌得生疼。父亲点起蚊香,青烟扭动着上升,味道很呛,但那呛人的气味让人安心。

村口的老槐树下,乘凉人的收音机里放着断断续续的老歌,是《茉莉花》还是《夜来香》?我翻个身,竹篾吱呀作响,脸上的汗也懒得去擦。母亲拿来带着肥皂味的湿毛巾敷在我额头,“睡吧。”她说,“明天还热。”她的声音像远处的蛙鸣,渐渐模糊。

夜深风起,竹篾的温度一点点退去,我蹙起身子。半梦半醒间,听见父亲的梦话,含糊的几个字,听不清。

天快亮时,被急雨惊醒。挪到靠墙位置,竹篾已湿了一角,凉意渐起。雨停后,空气里混着泥土和竹子的清香,地面的暑气散了些。

母亲在厨房里生火,炊烟混着晨间的雾气升起。我摸一摸竹篾,湿气已经退了,只剩下微微的凉。

新一天的暑热,又要来了。竹篾上的汗渍会干,但记忆不会。



鸟嬉晨雾间

新华社发(马金瑞摄)

## 人间亲情

## 艰辛人生路

○吴英明

父亲是儿登天的梯,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……歌曲《父亲》是现实中父亲的翻版,拙笔的我零星拾起对父亲一生的追思。

父亲出生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。在那个飘摇动荡的年代,祖父在地主家做长工,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五个兄妹中父亲排行老三,因为天资聪颖,是唯一被祖父恩准送去上学的放牛娃。父亲常说那时衣不蔽体,一次放学归来的路上被三条野狗追着撕咬,身上多处受伤,回来高烧昏迷了几天才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。聪明好学的父亲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,又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,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小学、初中学业。高中录取通知书发榜时,邮局工作人员不相信眼前又黑又瘦的他能考上高中,在大队干部的证明下才拿到了通知书。因家境太穷,父亲保送上东台师范。两年师范一天只吃两餐,节约一顿伙食费。周末都是步行50多里回家。工作后,父亲挤出时间参加苏州大学函授学习,拿到中文专业文凭,圆了大学梦。

父亲毕业后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,曾任富安小学校长。印象中富安

最多时有三十多所学校,寒来暑往刮风下雨,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,到农村学校听课评课,和师生一同交流学习。帮助新教师修改教案,探索农村学校的教学经验。全镇教师队伍四百多人,父亲能精准说出各人任教科目及业务水平,被公认为活词典。父亲的多篇文章发表于国家及省市报刊,家里保存着他的各级奖励证书。他被当时的公社书记看中,让他组织编写《富安社志》。我曾多次见他夏天为防蚊虫咬,用脚盆打来冷水把脚泡在水里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赶稿。历时一年多,厚达三百多页的社志如期完成,也因此获得了富安“大才”的雅号。

当年我家在农村,有近五亩地。母亲身体不太好,父亲白天在单位上班,晚上回来种田。我是家中的老大,当他的下手。拎着马灯,陪他一起挖塘栽菜,到河里担水浇灌。寒冬酷暑,父亲晚间劳作田头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麦收季节,生产队长通知各家赶在雨天到来前抓紧抢收麦子,力争颗粒归仓。我家劳力小,父亲又忙于工作,十多岁的我和母亲白天割下了几亩麦

子。晚上父亲回来,我和他一起肩挑麦把直到凌晨一点多,才将麦把担到大场上,赶上了第二天的脱粒。农村虽苦,但也锻炼了我的意志。父亲时刻不忘督促我们兄妹三人学习,经常抽查功课完成情况,兄妹三人学习上你追我赶。弟弟军校毕业后成了一位团职军官,妹妹师范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高级教师,我通过函授学习取得了大学文凭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兄妹三人工作兢兢业业,多次立功受奖。

父亲一生从不沾烟酒,退休后的爱好就是看书读报,《新闻联播》每日必看。本该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,可十年前查出了帕金森病。起初还能以车代步,这几年,身体每况愈下,数次病危。卧病在床三年多,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,有时手筋收缩,痛得咧嘴咬牙,但从不见他吱声。照顾他的护工奶奶说,这样的人没见过,实属少有,从不烦人。可见父亲忍受病痛时要用多大的毅力,才能如此安静。

三年来我陪伴左右,从未出过远门。看到日日消瘦、行将就木的父亲,我的心好痛,但又实属无奈,老天为何折腾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。

## 生活素描

## 我的老师

○李元洪

我们又与老师相聚了。今年是教过我高中语文的江老师的八十寿辰,恰好在节假日期间,一众同学从四面八方赶赴射阳,庆祝老师的诞辰。

记得我们高中毕业后第一次大聚会是2013年,那次活动江老师也参加了。时光荏苒,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了。其间,听闻老师经历了一次劫难,硬是凭借着坚强意志与乐观精神战胜了疾病。

岁月静好,老师可好?我们伫立宾馆门前,静候老师莅临。

老师来了!白发飘飘,步履稳健,依稀可见年轻时玉树临风的潇洒。老师与我们一一握手,虽面容清瘦,但精神矍铄,谈吐风趣。同学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。与老师一堂围坐,气氛轻松而温馨。

时光流逝,记忆长留。我们仿佛完成了一次穿越,又回到了在千秋中学读书时的场景。

读高中时,我们遇到了可敬和蔼的江老师。他给我们讲阅读,讲写作,讲修辞,讲逻辑……他用知识之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记得第一次写作文,老师布置了题目,我花了很大的气力完成作文。作文本交上去后,我便焦急而又充满希望地等待着作文讲评。

结果,满怀期待的“美文”,三分之二内容被老师无情“枪毙”了。边上的朱批多是“重复”“空洞”“用词不当”等评语。老师用丝丝入扣的剖析和循循善诱的讲评,让我们隐隐看到了作文该有的模样。

此后,老师经常找一些报刊上的小短文作为范文进行剖析,并引导我们自己去阅读和解析。这种读、抄、评、仿、创相结合的方法既实用又有效,可谓立竿见影。

经老师魔法棒的点化,我们好像骑着扫把起飞了。

凭着从老师魔法库里搬来的一两件宝贝,我一路走来,逢山开道。

高中毕业后,常为大队书记写报告,写材料。读大学时,写作课的橱窗里常见我的文章。直到今天,提笔还能写点什么。

所有这些都源于老师当年打下的基础啊。

## 往事如烟

## 马老太偷学字

○王其军

在我们村,提起101岁高龄离世已五年的马老太,无人不晓。她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,她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,“偷学字”便是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桩。

马老太家有兄弟姐妹六人。两个兄弟被送去念私塾,姐妹俩则在家操持家务,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自顾玩耍。

每日,兄弟俩放学归来,便在家中温习功课。他们摇头晃脑地诵读:“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……”姐妹俩一边手脚麻利地用芦柴编织席子,一边竖起耳朵,凝神偷听,生怕漏掉一个字。

两个聪慧的女孩,竟渐渐超过了专心读书的兄弟!她们白天用心听,晚上挤在被窝里,你一句我一句,竟能把白天偷

听来的内容完整地背诵下来。

耳畔常常萦绕着诵读声,更勾起了姐妹俩对字形的无限渴望。她们发现,兄弟俩温习完功课后,常会跑出去找小伙伴玩耍。

机会难得!姐妹俩瞅准时机,手忙脚乱地从兄弟的书包里“偷”出书本。她们迫不及待地翻开,按照记熟的读音顺序,一个个地去“认识”这些字的面貌。

就这样,边听、边记、边认,兄弟俩每日诵读的字,渐渐在姐妹俩心中生根发芽。兄弟俩很快发现了蹊跷。聪明的哥俩一合计,便想出一明一暗两个法子。明的是“阳谋”:读完第二页,就用稀粥汤把读过的前两页粘起来;读完第三页,再用粥汤粘住前三页……如此这般,整本书最

后竟粘成了一块硬纸板!暗的是“阴招”:向父母告状。

百密终有一疏。终于,姐妹俩在一次偷书时被父母逮个正着。父亲怒不可遏,抽出裤带就要打,姐妹俩吓得扔下书,仓皇逃跑……

此后,姐妹俩白天只得老老实实编席子,等夜深人静兄弟俩睡熟后,再冒险偷书。

记得字形,读得出声音,却不解其意,又该怎么办?

“好问”是她们学习的法宝。凡遇到识文断字的,姐妹俩便抓住机会请教。日积月累,一个字、一些字的含义逐渐清晰。聚沙成塔,懂得的字义多了,她们便能找来或借来更多的书阅读。

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是马老太一生的写照。即使到了九十多岁高龄,她有时还会向我请教一些字义和词义。我便翻开《古汉语常用字词典》或《古代汉语词典》,为她讲解字源和词义……马老太总是侧耳倾听,听完感慨万千:“还是你们上过学的人好啊!”

从十几岁的少女到百岁老人,她一生都在抽空勤学、不耻下问。“四大名著”和《岳飞传》《东周列国志》等都熟记于心。她还潜心钻研实用书籍,为周围十里八乡的乡亲服务。

正因如此,马老太虽已去世五年,乡亲们依然深深感念她当年“偷学字”的坚韧与一生好学的精神,更铭记她为众人所做的一桩桩、一件件好事。

## 漫画



警惕新骗局 新华社发(徐俊作)

心灵深处  
生活素描  
心香一瓣  
往事如烟  
人间亲情  
漫画